

浅析音乐对“离散”群体族性认同的建构

吴思思

[摘要]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跨国间群体流动性加强,作为全球化背景中新兴的移民文化社群——“离散”群体,成为城市音乐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引发了音乐研究新的内涵和新的视角。笔者利用音乐人类学、音乐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该符号作用于“离散”群体时,带来“我者”与“他者”的文化选择。在不断唤醒人们对“故土”文化记忆的过程中,持续建构其族性认同意识,并提出在建构族性认同中具有“仪式”性特点的音乐传播形式。

[关键词] 离散;族性认同;音乐符号;传播形式;仪式

一、“离散”群体定位

存在于异质文化空间系统中的“离散”群体,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族群的集体特征。全球化语境下族群间的互动,产生的差异与对比使族群产生强烈的归类认同意识。

(一) 离散”的定义

“离散(Diaspora)一词源于古希腊,最早在《旧约·圣经》中有记载:指的是“公元前586年犹太人被迫离开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的大流散”,以及“不住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籍基督徒”。^[1]随着跨国间人群流动性加强,“离散”一词,被赋予新的含义,用来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作为一种“移民社群”的总称。在现代人类学中,这一城市移民文化的研究范畴逐渐引起学者关注。

“离散”群体的族性认同意识

“离散”作为跨国移民群体,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碰撞与相融的产物。移民群体的地理位置发生迁移,身份意识出现离散性,但其民族的根,精神的归属感依然存在。对于异质文化空间中的移民群体而言,不同类型的单一族群从封闭独立进入相互交融的状态,群体间的差异、对比,将异质文化的群体归类、区分的认同感,这个过程成为族性认同产生与存在的条件。有学者认为它的概念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2]族性认同来自于固有的道德、习俗、地域等文化特征产生的归属感。

“离散”群体在语言形态、性格情感和道德习俗上表现出不同于邻近族群的族性特征。这种族性认同意识,是任何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基于共同的祖先、生长背景在一个相对自成/自在的生态系统内部,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意识倾向,进一步形成大致接近的观念与看法。此时,共同的观念形成,巩固了一个族群中根深蒂固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对于地理位置发生迁移的“离散”群体,带来了对本族群的归属意识。

二、“离散”群体的音乐文化符号

音乐作为族群的文化符号,成为一种培养集体认同的情感符号,特别对于“离散”群体而言,在异质文化空间,产生将自身进行归类的认同意识。

(一)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哲学”的著名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所创造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3]“人类文化符号是由语言、艺术、宗教和科学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符号形式的生成就是

人类精神的成长的历史记录”^[4]。

“音乐艺术活动的本质,是人通过美的音乐符号的创造表达自身内在情感生活,并且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与他人进行的心灵——精神的交往活动。”^[5]音乐文化符号中“美”的音乐符号作为与他人进行心理交流的媒介。对于“美”,笔者理解为一个群体所特有的并被群体成员默认的,具有“生命情感”的音乐文化符号。朗格把音乐作为一种情感的符号,指出:音乐是情感生命的类似物。^[6]指出了音乐符号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同构关系即对人类生命情感形式的抽象。

音乐作为一种“非具象”的文化符号被看做具有感性知觉的象征意义符号,在感觉现象和理解方面给人以秩序,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文化符号本身具有“主观体验”性特点,这种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主观意识性源自于不同群体内部各自独特的生存环境、意识形态、道德情感等因素。音乐作为族群文化符号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潜意识中唤起人们对族群过去的记忆,在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归属感,使群体成员将自己视为共同对象的一部分而行动。

(二) 音乐文化符号在“离散”群体中的作用

“离散”作为一个跨国移民群体,由于远离祖国,对于家乡的思念促使他们选择民族音乐,将其精神意识物化为音乐的载体。此时,音乐作为“离散”群体一种“思乡”情感的符号,相对于其他文化符号拥有一种更为内在、无形的凝聚力。如汤亚汀的《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的研究中,介绍的在“上海犹太复国运动组织(ZOS)举办的演出里,一位“虹口隔都”时期最受欢迎的民歌明星佐米娜(Rajazomina)演唱的一首犹太民歌歌词选段:

圣殿内一角,坐着寡居的锡安女。

看着摇篮里的儿子,摇啊摇,

唱着摇篮曲。

哎噜噜噜……

“宝宝的摇篮下,

有一只雪白的小山羊,

小山羊注定要去流浪,

你的命运也一样。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我的小犹太人……”^[7]

作品以摇篮曲的体裁形式,反映出母亲在为孩子的人生而担



忧,歌词折射出犹太民族没有祖国、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伤感和悲惨的生活,尤其是被希特勒赶出欧洲,流亡遥远的上海的经历,使得这首歌曲成为难民生存斗争的口号,激发犹太复国组织强烈的复国愿望。犹太民族音乐作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在潜意识中使难民们的心联系在了一起,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寄托。基于共同的根基性的民族意识,犹太民族音乐传达的是在这样特定的语境下,一个受侵略民族的血泪史。

音乐对于异质文化空间中的“离散”群体而言,是一种具有族性特质的文化符号,成为族群成员与“故土”文化进行心灵交流的媒介。它不仅仅是音响本身,而是负载着族群成员内在的“思乡”情感、以及一个族群的精神力量与族群个性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具有族性特质,被族群成员感知的文化载体。音乐文化符号作用于“离散”群体,使它与“故土”其他文化符号产生互相渗透,在壁垒分明的异质文化空间中,带来“我者”与“他者”的文化选择,从而不断建构族性认同意识,唤醒人们对“故土”文化的记忆。

三、建构族性认同的音乐传播形式

全球化语境中,音乐传播承载着每一个“离散”族群进行自我甄别与归类的族性意识,其传播形式表现出一定“仪式”性特点。

(一)现代音乐传媒形式

科学技术日益更新的当下,音乐传播形式进入一个电子与数据传播阶段,如电视、网络、录音机、磁带、VCD、DVD等媒体,它无需现场演奏、演唱,只要拥有播放媒体的及其或接收器,在异国他乡同样可以收听到来自“故国”的音乐。

现代音乐媒体为音乐传播与保存带来了新的契机。其中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在现代家居生活中成为十分普遍的一种现代媒体形式,它应用电视画面这种特定的视觉符号对音乐作品中蕴含的视觉现象进行阐释,人们在欣赏电视节目时,既能收听到动听的音乐,又能被其声情并茂的视觉表演所吸引。“离散”群体借助于音响与画面可以帮助人们“回想”起“故土”音乐及其相关的“仪式”性活动。

现代音乐媒体形式的广泛应用,表现出更简便、更快捷、传播范围更广的特点。共同的聆听、谈论,使“聚集地”成为寻找家乡人的媒介,群体成员仿佛自己身临其境,潜意识里跟随媒体播放的音乐,不断默唱,族性认同意识在这种“仪式”化的过程中得到

增强。

(二)社区音乐形式

社区音乐形式不仅是一种娱乐表演,往往更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形式。通过社区成员共同的演奏、演唱等实践活动,群体对自身所特有的记忆被不断唤醒,并且与该活动相关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等文化要素渐渐被人们重温,起到与连接本族群历史传统纽带的作用,实现了现实群体通向记忆群体意识的穿越感。社区音乐形式是一种在增强族性认同中较为传统、普遍的形式,它不同于现代音乐传媒形式,更多在于现场亲身参与演唱、演奏的音乐活动,具有更强的“仪式”性特点。这种社区音乐形式既可以是群体成员自娱自乐的音乐形式,也可以是表演性质(其观众大多为社群成员)的社区“音乐会”形式。

1.“自娱自乐”式

“自娱自乐”式的社区音乐形式相对而言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娱乐性特点。如一百多年前,纽约华埠社(俗称“唐人街”)华人劳工们常自发的聚集一起,通过参与粤曲演奏和演唱的过程,使其作为广东人这一族群的身份得到确定与认同。这些粤曲社不单是娱乐组织,也是他们结交同乡友人的场所。

“自娱自乐”式的社区音乐形式是人们自发的组织性活动。社区中群体成员聚集一起共同演唱、演奏“故土”音乐,共同追忆祖国文化,从而增强社区成员对“故土”的归属感,这一过程中“仪式”性往往大于表演本身。

2.“音乐会”式

“音乐会”式的社区音乐形式相对于前者具有较强的组织性、表演性特点。如上文提及在“上海犹太复国运动组织(ZOS)举办的演出,其中许多音乐节目都带有犹太族性特点。1943年12月23日(犹太光明节),该组织在上海青年学校举行纪念民族英雄马喀比的晚会中许多节目熏陶着当时犹太人民的灵魂,号召人们完成复国大业。

由此可见,“音乐会”式的社区音乐形式大多由一个当地具有相对影响力的组织来举办,演员具有一定的专业音乐能力,通过表演一些具有本族群特定的音乐活动,唤起人们对族群的意识性记忆,产生将自己归类的认同感,在异质文化空间中构建一个“想象社群”。

四、结语

音乐作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体现

其社会结构与价值品质。对于生存异质文化中“离散”群体,它提供人们族性识别与定位的媒介,并在群体中带来“我者”与“他者”的文化选择。通过各种音乐传播形式,将处于异质文化中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音乐“仪式”活动,使“音乐文化聚集地”成为了人们寻找“家乡”的场所,群体对文化的寻根使族性认同意识得到不断增强。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跨国移民——“离散”群体的民族文化认同逐渐成为新的议题,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断被音乐人类学所关注。

(指导教师:王义彬副教授)

注释:

- [1] 黄婉.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03):P74-78.
- [2]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06)
- [3][4] 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P26
- [5] 黄汉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及意义之符号学思考[J].音乐研究,2005,(4):P56.P64
- [6] 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P89
- [7] 汤亚汀.1943—1944年上海虹口隔的音乐生活——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之[J].音乐艺术,1999,(03)

参考文献:

- [1] 王义彬.比较:家园、区域、全球——王耀华先生著《三弦艺术论》阅读及……[J].音乐艺术,2003,(04):94—97
- [2] 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1988,(02):23-30
- [3] 蔡苏龙.全球化进程中华人离散社群问题探讨[J].东南亚研究,2006,(05):83-87
- [4] 潘妍娜.从“民族”到“群体”——音乐的“族群性”与“认同”问题[J].山东艺术学院报.2010,(3):67-69
- [5] 熊晓辉.音乐人类学中符号学的理据分析[J].柳州:柳州师专学报,2010.(25):1-8
- [6] 于鹏杰.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06):94-97
- [7] 彭兆荣.朱志燕.族群的社会记忆[J].广西民族研究,2007,(03):72—78
- [8]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

浅析河北民间音乐的保护和继承

王晶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开展以来,河北省各文化单位对民间音乐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重视。河北省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音乐有26项,有承德的清音乐会、正定的常山战鼓、定州的子位吹歌、唐海县的唐山花吹、永年县的河北鼓吹乐等等。这些优秀的民间音乐,是民间智慧和乡土知识的结晶,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河北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将人文音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些散落民间的音乐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说价值是可贵的。河北省的音乐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大多以传统的方式传承,现今社会的音乐环境生存的土壤却日渐贫瘠。主要体现在曲目无法创新与现代音乐元素不能结合、缺少传承人、演出团体收入微薄等,所以急需保护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北民间音乐的发展也面临了新的挑战。从现在河北省的民间音乐现状来看,情况是复杂的。现在省内保存的宫廷音乐也仅仅保留在承德避暑山庄一带,其他地区难觅其踪影。而其中非常有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也因后继无人面临失传的危险;宗教音乐因其特殊性,在寺庙中还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但也在日渐的萎缩。散落在各地的民间音乐会,只能在村落中作为重大节日时的娱乐项目,形式大于功能。不仅欣赏人群不断缩小,从业人员日趋老龄化,曲种和剧种也日渐稀少。总体来说河北的民间音乐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并寻找适应社会的传承方式来谋求发展。

一、坚定的加大民间音乐挖掘工作

因为河北省的民间音乐文化起步较晚,一些优秀的音乐文化消失在了历史的隧道中。近几十年年,逐渐展开的民间音乐文化挖掘工作,也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有限,挖掘工作条件所限阻碍了民间音乐挖掘的进程,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没有被及时发现,记录下来。文化部门把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对现成谱例和文献记载的收集中,缺乏对一些口头存在的民间音乐做文字的记载和音响的记录,所以无形中错失了珍贵音乐作品。再者,河北省的地域复杂,与北京相接,自古以来北京就是艺术与文化的聚焦地,同时也影响到了河北民间音乐的发展,汇集了南北音乐的精髓,各地都有非常珍稀的民间音乐。现在相关单位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然有一些地方的音乐没有发现和整理,所以挖掘工作需要坚定不移地开展下去,为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打下根基。

二、科学的加大民间音乐的保护力度

在河北的民间音乐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鼓吹乐、音

乐会、大鼓、笙管乐、船工号子等等,其中有很多值得重点加以保护的内容。如承德的清音乐会,绝大数的乐曲来自于元、明北曲和宫廷宴乐。现在这个存在了上百年的清音乐会都由退休老干部组成,急需政府和民间相关单位扶持;河间大鼓又名西河大鼓,是在木板和弦子书基础上形成的,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三弦、板、鼓进行伴奏的说唱形式,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阳原的竹林寺寺庙音乐源远流长,现在的寺庙音乐已经传承了十六代,大多是自传自家,少数是拜师学艺,全县有十几个寺庙音乐的分支,目前音乐曲谱残缺不全,老艺人相继离世,年轻人不愿学习,阳原的寺庙音乐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河北省内还有很多珍贵的民间音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对于某些重点的民间音乐的保护,还是要在剧目与班社上进行重点措施保护,保持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这当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扶持,在经济上、政策上、精神上给予鼓励和帮助,促进和保护民间音乐的发展。

三、多样的开展艺术教育发展民间音乐

河北省民间音乐的传播方式与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传播方式一样,大多数口传心授或自学成才。人们的传承心理大多建立在自娱自乐和谋得一份养活家人的技术上,所以也使民间音乐处在无序的状态之中。只有少数人是为了音乐形式的发展,为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而尽心竭力,这种形式大多是代代相传,师傅传徒弟,这种传承方式是较为有序的。音乐内容也能够采用很多种的记谱方式很好的保留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口传心授这种方式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现在很多的民间音乐已经被搬到课堂,从娃娃抓起,不仅将当地的音乐内容与音乐教材进行资源整合,在大学校园中已经将传统的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传承的重点内容,让更多的孩子和青少年接触到本地的音乐文化,贴近他们的生活。

河北省地大物博,音乐文化灿烂,各地散落着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保护的历程,河北省也在民间音乐的继承问题上下了足够的功夫。近些年来,对于河北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一直专注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而对于现今民间音乐发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改变传统的模式,从社会现实意义和大众需求为出发点,才能寻求适应现今社会民间音乐发展趋势的科学途径。应该在实践活动中探索适合河北民间音乐特色的发展道路,找出科学、良性、持久的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民间音乐发展的困境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传统音乐专业2011级研究生)

Vol. 5, No. 2: P129—144

[12] Demeter Tsounis. Rebetika Music—Making in Adelaide: Diaspora Musical Style and Identity: [D].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7. 6

[13] Tina K. Ramnarine. Musical Performance in the Diaspora: Introduction [J]. Loutledge, Vol. 16, No. 1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2011级研究生)

[9] 白振声、杨建新. 民族、国家与边界[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10] John Lie. Fro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Transnational Diaspora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5, Vol. 24, No. 4: 303—306

[11] Adam Chapman. Music and Digital Media across the Lao Diaspora [J].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04,